



# 虎头岩下龙隐路的传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文

1

话说明朝开国君主洪武帝朱元璋驾崩之时，将皇位传与太孙朱允炆，号建文，后人称之建文帝。朱元璋此举最终导致“靖难之役”，燕王朱棣以“清君侧”之名率兵南下，势如破竹，很快围定了都城南京。破城之日，南京皇城烈焰冲天，建文帝朱允炆见无力回天意欲自尽。紧急时刻，老臣程济捧来太祖御赐朱漆宝匣，内藏僧衣度牒三件，上镌“应文”“应能”“应贤”字样，另有黄绢书曰：“鬼门出，御沟行，薄暮神乐观相会。”

建文帝乃知太祖早已洞察燕王必反，已为其提前留下锦囊，令其入空门避难。建文帝睹物思人，不胜悲切，乃含泪剃度，与杨应能、叶希贤二臣改换僧袍。三人趁夜潜入御花园枯井，沿太祖密凿之地道蜿蜒而出。但见地道尽头立着一块青石，刻“鬼门”二字，推之竟通秦淮河畔。三人涉水而行，终在神乐观与二十余忠臣泣别，从此化作云游僧侣，不知所终矣。建文行踪，遂成历史悬案，至今仍迷雾重重。

当时，重庆也兵荒马乱，如今红岩村一带，远在府城数十里之遥，人烟稀少，荒僻之极，人迹罕至。这日夕阳西下，一户人家门前的蜿蜒小路上，缓缓走来一位年轻的游方和尚。只见这和尚头戴一顶斗笠，身着灰布僧袍，背一包袱。观其模样，正是一副栉风沐雨、行走长路之状。

和尚来到门前，双手合十，口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令人闻之平和。屋内主人乃当地农夫，名叫张勇，素来信佛。闻得佛号，挑帘出门，见是一位和尚，便询问来意。和尚微微躬身，轻声说道：“贫僧一路奔波，口干舌燥，斗胆向施主求些水喝，还望

行个方便。”张勇听闻，立马言道：“好说，师父且请稍候。”转身便进屋去。不多时，张勇一手拿着两个麦粑，一手端着一碗老荫茶，走出房门递给和尚。那麦粑虽是粗粮所制，却散发着阵阵浓香；老荫茶乃巴渝特产，甘苦互现，清香四溢。和尚双手接过，口中连声道谢，随即将老荫茶一饮而尽，把麦粑小心放进包袱之中，再次合十，温言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相助，贫僧铭记于心。”言罢，转身缓缓离去。

彼时正值盛夏，酷热难耐。张勇望着和尚远去的背影，恍惚间，竟似看见和尚头顶有一条玉龙盘绕，神光闪烁，若隐若现。张勇顿时感觉周身清凉，宛如置身冰雪世界，而此时并无一丝风吹，心中诧异万分，暗道：“这是何般奇异景象？莫不是这和和尚大有来历？”

此刻，在不远处的竹林之下，暗藏一位道士，双眼如钩，正密切观察着和尚的一举一动，见和尚离开茅屋，便暗中跟随。张勇顿时好奇心起，也悄悄跟在后面，欲探究竟。

原来，这和和尚正是逃离皇宫遁入空门之建文帝也。从南京到重庆，数千里之遥，落魄皇上飘落江湖竟然远走至此。

2

再说朱棣登基之后，改年号为永乐。永乐皇帝闻得建文帝乔装空门之人，隐匿尘世，倘若登高一呼，号令天下举兵反扑，自己皇位难保。故而，朱棣下旨四处张贴缉拿告示，派遣大批人马追杀一名游方和尚，罪名乃是“惑众妖僧”。

建文帝逃出南京后，一路上如惊弓之鸟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为减小目标，迷惑追兵，建文帝和两位跟随大臣分道扬镳，自己孤身一人沿长江逆流而上。这一路走来，风餐露宿，历经数载，最终来到重庆府地界。这日，建文帝行至嘉陵江北岸，瞧见一座道观，名曰金轮观。此时，他早已饥渴难忍，便想进观化斋，惊见墙上赫然贴着一张悬赏告示，告示上所画之人，正是一个年轻和尚的模样。建文帝暗叫不好，顾不得腹中饥饿，转身混入路人之中，朝着江边走去。道观一道人望着和尚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暗忖：“这个和尚，模样与告示上的人有几分相似，只是岁数好像对不上。不过万一是真的，那笔赏银够我够用一辈子了。”想到此处，道人按捺不住心中的贪念，悄悄尾随和尚，朝着江边而去。

建文帝随众人登上渡船，横渡嘉陵江。及至对岸，踌躇不前，进退维谷。欲随众人入重庆城，又恐城中戒备森严，他在江北已见多处贴有海捕文书，城内盘查必定更为严密。思之再三，终觉入城非良策，遂沿江边小径，溯嘉陵江而上。这时，赤日炎炎，建文帝耳鸣如鼓，头昏目眩，竟未察觉身后有人跟踪。行走间，见一茅舍炊烟袅袅，遂有了前文向张勇讨水解渴之际遇。

再说道人鬼鬼祟祟，见和尚离了茅舍，便如影随形，紧追不舍。张勇亦悄无声息，暗中尾随道人。此番情形，正应了那句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也”！

未几，前后相随的三人，行至一处唤作虎头岩的险要所在。但见虎头岩怪石嶙峋，突兀峥嵘，岩下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，两旁古木参天，浓荫蔽日。忽然，前方一队官兵迎面而来，和尚暗叫不妙，身形一闪，便窜入道旁密林。道人正自紧盯，忽见和尚转身之际，恍惚有一条金龙闪现，须臾即逝，而龙影却将密林映得犹有华光闪现。道人心中大骇，暗忖：“这和和尚必有来历，定是官府缉拿的要犯！”见官兵已至跟前，道人慌忙上前称和尚可疑。领兵校尉远来之时，早已看见这道人鬼鬼祟祟，却未见半个和尚踪影。听得这番言语，哪里肯信，当即剑眉倒竖，喝道：“空口白牙，可有真凭实据？”道人急道：“大人明察！小道亲眼所见，那和尚头顶隐现金龙，光华灿灿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大人如若不信，可差人人林搜查，定能擒获！”校尉闻言，迅速命人将这片树林围了，仔细搜查。

众兵得令，将树林围得水泄不通，可搜遍了整个树林，哪有和尚半点影子。校尉顿时怒目圆睁，对着道人几巴掌打去，边打边骂：“你这杂毛，谎报军情，戏弄本大人，滚！”道人挨打之时，张勇藏于远处，见了这等场景，哪敢出来。

3

待官兵走远，张勇这才畏畏缩缩地走了过来，轻声问道：“请问道长，可是在找一个和尚？”道人一听，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急忙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我一路追踪一个和尚，可是追到这里，却不见了踪迹，实在是奇怪至极。”张勇问道：“且问道长追他作甚？”道人回道：“不瞒你说，那和尚甚是可疑，颇似影图通缉之人。更有奇怪之处，那和尚头顶，隐隐盘有金龙一条，恐非凡人。”听到此处，张勇却道：“先时，

我也见过那和尚，但我看到他头上盘的不是金龙，而是一条玉龙，且那玉龙周身散发着一股凉气，让人不寒而栗。”

道人一听，顿时急了，大声争辩道：“明明是金龙，你为何说是玉龙，莫不是你错了？”张勇回怼道：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绝无差错，就是玉龙。”两人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竟大声争执起来。不可开交之际，一位老者策杖缓缓走了过来，两人见老者，便将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老者听后，慢慢说道：“两位且莫争了，我刚从磁器口过来，在宝轮寺门口见了那和尚。”二人心中诧异，道人问道：“老人家可不要诳我，这里是虎头岩地界，磁器口至此，怕是数十里之遥，一盏茶工夫之前，你怎可与那和尚在磁器口相逢？”

老头也是满面疑惑，咳嗽一声，答道：“老夫从未诳语，我刚才还在磁器口宝轮寺门口，清清楚楚看见你们说的那个和尚。正欲与他打招呼，可就在他经过我面前那一瞬间，我发现他头上好似盘了一条青龙，正待要问，那和尚一闪身就突然消失矣。我正诧异之间，突然觉得眼前一花，睁开眼来，却发现二位在此争执，没想到眨眼之间，老夫竟从磁器口移到了虎头岩，你们说这事怪也不怪？”

三人相对茫然，暗忖此番所遇的和尚，必非等闲人物，定是被朝廷缉拿的建文皇帝。真龙天子现世，故有龙影盘顶。思及此处，三人顿生敬畏之心，哪还敢存半分歹念。三人窃窃私语一番，各自散去，将此惊天秘密深藏心底，建文行踪，自此更添了几分神秘。

时光荏苒，光阴似箭。转眼又是数个寒暑过去，永乐皇帝稳坐龙庭，天下太平，建文帝匿迹渝州之事渐渐流传于世。百姓闻之无不称奇，遂将虎头岩下这条小路唤作“龙隐路”，以志真龙天子曾在此隐匿行踪，而那磁器口宝轮寺，也因曾庇护建文帝，得了龙隐寺之美名，香火由此愈发鼎盛。后又有人言，建文帝曾在南山之巅现身，常望北涕泣，还赋有诗云：“凤返丹山红日远，龙归沧海碧云深。”后人遂将此山峰称之为建文峰。

建文帝虽失去了江山，却在巴山渝水种下了龙隐之根。至今龙隐路密林丛中，若闻老僧佛号缥缈；龙隐寺暮鼓晨钟里，似藏帝王伤感叹息；建文峰上，岚烟氤氲之日，犹见苍龙戏雾，绕峰徘徊……

(根据民间传说编写)

## 柴市坝记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周康平

西沱，这座长江边上可寻秦汉历史遗迹的千年古镇，有条1000多步的石梯老街。老街既有禹王宫、张飞庙的建筑风韵，也有古盐道、吊脚楼等传统文化的光芒。只是，对西沱原住民来说，若是真正提起老街，柴市坝则是西沱人绕不开的话题。

随着镇城现代化建设，曾经人声鼎沸的柴市坝，早被拔地而起的楼房取代。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。究其原因，应该是我受了我家对门王爷爷的影响。

一天傍晚，我们老街的一群小孩坐在王爷爷家的门外，听他讲老街的历史故事。说到柴市坝时，有一个小孩问：“柴市坝哪天会不会没有了呢？”下巴飘着一把银白胡须的王爷爷，看了我们这群小孩子一眼，大声说道：“那怎么可能呢。不管社会怎么变，与我们吃饭息息相关的柴市坝，变不了！”

我对王爷爷的话深信不疑，可没想到，柴市坝到后来还真变样了。好在不管怎么变化，历史的存在总是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西沱柴市坝亦然如此，它曾陪伴了西沱人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。为什么这样说，这得从西沱老街的地势说起，它是一条沿陡峭山坡而建的绵长老街，层层叠叠的房屋从山顶独门嘴延伸至长江边上。狭长的老街，被称之为“正街”。有正

街也就有背街，只是背街不是街，是山坡上的一条曲里拐弯与高低不平的泥巴小路，周围稀稀拉拉地住着一户人家。

听王爷爷和老街的一些老人说，他们也不知道柴市坝始于何年，他们当小孩时就在柴市坝玩耍了。在这条满是坡坎坎的老街，能有柴市坝这么大块平地，已是奇迹。

我对柴市坝的深刻记忆，与邻居李叔叔有关，他在老街仅有的一家餐馆当厨师，同时负责采购餐馆的木柴。那时，西沱老街七天赶一次场。老街的居民得在赶场天里，去柴市坝买一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的木柴。李叔叔所在的餐馆是国营餐馆，每天生意兴隆，是烧木柴的大户。

到了赶场天，李叔叔与老街的许多居民一样，天刚亮就赶到了柴市坝。喜欢热闹的我，时不时会跟着李叔叔去赶柴市坝。一捆捆木柴，远看像树林般长在柴市坝上。一群群卖柴人，或蹲在木柴边，或叉腰站在木柴旁，他们大都是穿着灰布和蓝布衣衫，头裹白色帕子，脚穿草鞋或布鞋的中年汉子，也有身体结实的大婶大妈，他们并不是以打柴为生的樵夫，只是一些来自山里的庄稼人。这些人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，一边朝挤入柴市坝买柴的人热情吆喝。在拥挤的人群中，不少卖柴的人，能一眼发现李叔叔，然后上前拉

着他的手推销木柴。

李叔叔是卖柴的行家，与这些卖柴的虽然面熟，但是不会听卖柴人嘴上说的，因为李叔叔有自己的验货标准：伸手拍拍捆在外面的木柴块，歪头细听其回声，然后张开双臂，对捆绑得又粗又大的木柴，用力朝上一提，便可知道这捆木柴是不是卖柴人说的那般好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将长江下游一艘艘煤炭船吹到了西沱的江边。这些外来的煤炭，打破了西沱老街的宁静。七八家蜂窝煤作坊，一夜之间就从老街里冒了出来。方便实惠的蜂窝煤，一下子成了老街每家每户的选择。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的柴市坝，面对势不可挡的蜂窝煤，只得徐徐落幕，淡出了老街的生活舞台。我以为蜂窝煤就此成为我们老街人烧火煮饭的主打，只是蜂窝煤没有风光多少年，天然气就在我们老街开花结果。老街的人毫不犹豫地用起了清洁干净又便宜的天然气。

